

在更高的路程上

康 濯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在更高的路程上

康 濯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目 次

創造太陽的人.....	1
我們明天的日子.....	9
將要繁榮的預告.....	17
春天的喜悅.....	26
在更高的路程上.....	33
幸福的鮮花滿地開.....	44
在收穫的日子里.....	54
春節寄志願軍.....	61
掀動歷史的日子.....	67
十月——日出的節日.....	69
且看真假胡風.....	74
最大的擁護和最高的責任.....	80
向母親們致敬.....	83
我看麥克阿瑟.....	90
知識青年的光榮.....	96

从牆头草說起.....	99
和平边缘上的零感.....	103
算賬.....	110
从北京到莫斯科.....	116
最珍貴的友誼.....	120
感謝我們最敬愛的友人.....	124
記卡达耶夫.....	131
深含着意义的談話.....	150
英雄城里会英雄.....	157
永远年輕的力量.....	168
莫斯科大学的新校舍.....	179
我看見了苏联的紅領巾.....	183
寫在后面的話.....	191

創造太陽的人

整整兩年以前，我在河北省定縣一個名叫郝白土的村子住過一些日子。那時候，整個河北省或者整個定縣，都老早就就是農業合作化的先進地區；但是，郝白土一帶卻幾乎還是合作化的禁地。郝白土所屬的那一個鄉，一共七個村子，當時僅僅在郝白土村有一個十三戶的農業生產合作社，而那個社也正在風雨飄搖——年景不好，收入不多；社里沒有好會計，賬目算不清，就連那點不多的收入當時都無法分配下去。

“莫非這剛開了一點社會主義，就又要往回退么？”

這是在我剛剛接觸那個小社的時候，社員們向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現在，兩年過去了。不久以前，當我又去到郝白土的時候，社員們向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這樣：

“你看，咱們不能干脆辦成個高級社么？”

這個問題主要是過去十三戶小社時代的一個老社員郝洛艾向我提出的。這個人在兩年以前，曾經從他那蒙

着一層灰霧的眼里露出点兒呆滯的目光，跟我商量着他是不是可以退社；如今，他的眼里射出閃閃的光亮，臉上也冒着扑扑的热气，硬要拉我去他家看看他那“上天梯，進天堂”的光景！他还說，他这个五十多年的貧農，从來沒有幻想过冬天能生上煤火，現在可是生了兩年煤火了，今年合作社的大車更是早早就挨門挨戶地給社員們送去了好煤……我听着他的話，忽然感到他的家里現在就是不生煤火，也会是暖和和的……

这就是兩年前后的郝白土。兩種情景，兩個第一次碰到的完全不同的問題。当然，兩年的時間，这种变化一点也不奇怪。但是問題不在这里。問題在於这是什么样的兩年变化过程。

兩年以前，那个从一九五三年春天創办的十三戶小社虽然一度風雨飄搖，可是他們有十戶貧農死也要坚持合作化。同时，党的区委書記和村支部書記也發覺到他們自己几乎就根本沒有管过那个社，这才很快進入了那个社的生活，向社員們作了檢討，支部書記郝慶山並且帶着另外三戶加入了那个社，大家选郝慶山当了社長。郝慶山是过去战争年代中曾聞名全國的战斗英雄，他以过去砲火中鍛鍊出來的英勇和机智領導着合作社，到去年春天發展到三十四戶——仍然是貧農多，土地少；按照國家收購余粮的規定，他們沒有賣粮的任务，但是去年秋后，他們戶戶有余粮，社里兩年來还不断購買驃馬

和大車，在信用合作社里並有一千多元的存款。他們又帶動全村在一九五四年冬天辦起了共有五十來戶社員的四個小社。不過，儘管如此，直到去年秋收以前，這個一百五十戶的村子，卻還有二十多戶堅決要求入社的農民被擋在社會主義的門外；新辦的四個小社，雖然沒有遭到什麼干擾，卻也沒有經過縣區領導上的正式批准，不知道在領導者的眼里算不算數，當然更不會得到領導上的幫助；就是郝慶山他們的老社，社員們在一九五四年冬天提出來要降低土地分配的比例，幾個地多的戶也覺着勞力分配的比例太小，可是區里竟沒有批准他們的要求，而且警告他們不要急躁冒進……

這一段過程是郝慶山告訴我的。當時我正同他和另一個名叫郝洛厚的幹部，在村莊北面油綠的麥浪和銀白的沙地中間行走。冬天的溫帶的太陽光，在並不刺骨的冷風中照射得我們精神煥發。他們兩個人也已經興致勃勃地指點着面前的土地，向我談了許多他們的增產計劃——比如如何根除沙地上一種最頑強的野草，如何租用國家的拖拉機把沙土下面千年沉睡的好土翻上來；如何引水澆地，如何用煤炭代替柴火而把歷來當柴火燒的庄稼稭桿和野草留下積肥……可是，當我們的談話不知怎麼轉到了上面那一段兩年來合作社發展過程的時候，郝慶山和郝洛厚却好像都從溫暖的陽光下面走進了刺骨的冷風當中，他們簡直是感慨得全身都要發抖。

“要不是那些‘急躁冒進’的警告，”郝洛厚說，“咱們剛才說的增產計劃，怕早就已經實現了呢！”

“你这估計太低！”

郝慶山趕忙插話。他說剛才的計劃還只是他們幾個幹部想的，如若是讓社員們共同討論如何增產，那不定還會有多少高強的法子呢！接着又說，毛主席批評的那個保守主義，在他們那里雖不是十分嚴重，可也至少把他們村的合作化推遲了一年；如果他自己和村里黨員們的覺悟更高一些，他們村難道不能在二年以前就全部合作化么？

我們真要沉浸在惋惜的心情之中。不過，因為談話間提起了毛主席，不覺都忘記了別的一切，把話頭轉到了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和黨中央的決議。郝洛厚急忙告訴我：是在去年快要秋收的時候，他們黨員們剛剛聽說毛主席作了報告，村里的農民可早就嚷叫開啦，有几戶被關在社外的貧農並且跑到黨員的跟前質問着：“你是不是小腳婆娘啊？啊？”鄉村沒有電台，農民的消息卻比電台還快。秋收一過，村里就像刮過一陣暴風，五個小社合併了，另外四十多戶也一卷就卷了進來。在向全村宣佈辦大社的會上，郝慶山講話的時候正打算談談合作社的優越性和動員入社，不想卻被人們打斷了；有几个被關在社外的貧農跳起來嚷道：“合作化，優越性，咱們知道的一點不比你們老幹部老社員差！

还是讓咱們說說咱們心里憋了几年的話吧!”就这样，这一个大会和大会以后新的大社的許多安排，不僅是一帆風順，而且竟是几戶剛剛入社的貧農起了最大的作用。

自然，我这里說的一帆風順，並不意味着沒有一點起伏的浪头。我在后來参加的一次社員大会上，就見到他們还面臨着許多糾纏不清的大小問題。会上甚至还有几个过去同在一个小社的社員，嚷叫着大社在牲口評价的时候偏偏把他們过去那个社的兩头牲口評低了，而緊跟着就有人激烈反对这种意見；於是，一場爭吵霎時間就統治了整个会場……

“不要吵，靜一靜！我說兩句，行么？”有一条大漢跳了起來，压过了爭吵，說着。“牲口評价，原則是公平合理，对么？可是，如今咱們的最高原則是團結，團結一致办好大社，誰也不能鬧本位主义！对么？評价高了低了，不能商量商量解決？这点子事，值当吵哩！对么？”

大漢的話得到了全体的拥护。我却暗地里大吃一驚。这个大漢名叫郝洛增，上中農，村里有名的里一套外一套——外面尽說漂亮話，心里尽盤算自私自利。兩年以前，他曾把合作社的好处向我数說了一个鐘头，后來却說：“如今政策是穩步前進。我打算幹二年臨時互助組，再幹四五年常年互助組，最后再入社——这样就不会冒進啦！同志，对么？”可是，現在他竟也不“穩步”了！我馬上問了問身旁的郝洛厚，哈，原來在毛主席的

報告發表以前，他是村里上中農的領頭人——領着大家不入社；毛主席的報告規定了決不允許強迫上中農入社，他又依然是村里上中農的代表——死也不肯留在社外。而現在，他提出來的最高原則，原是听了會場上几个黨員小聲的議論而搶着說的。搶就搶吧！那正是大家要說的話，誰還會計較什麼！

會場上的問題，就都在一个个正確原則的指導下解決過去。人們開始了一次最重要的討論——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規劃增加生產的問題。這時候，我看見一个年輕的姑娘從旁邊的小屋——合作社會計办公室里跳過來，給大家宣佈村里生產情況的各种基本數目字。这个姑娘不是兩年前從高小畢業以後，因為沒考上中學，就整天鬧情緒，生怕自己的青春在農村白白荒廢，生怕國家進入社会主义以後自己就老了、沒前途了的那个李小鳳么？她是怎樣變化了的呢？她如今是合作社的總會計，肩上披一件栽絨大氅，氣派宛如一个社会主义的建築師。她還在會議的最後，同村里青年團的幹部一道，提出了一項青年們的規劃——青年突擊隊的組織和工作，哪几个青年準備擔任村里掃除文盲的教員，哪几个準備學開拖拉機，哪几个學習掌握農業技術、廣播站、電話和會計。青年們還要求馬上把他們的合作社轉成完全社会主义性質的高級社，也就是轉成蘇聯那樣的集體農莊……

青年們最后的那个要求，早就是大家說過不只一遍的話。大家已經从郝慶山的老社看到了劳动的威力，看到了取消土地分紅只会使他們的劳动創造出更加美好的日子；人們甚至对几戶劳力弱的社員在取消土地分紅以后的生活道路也提出了許多合理的安排。於是，办高級社的浪头，馬上就不容任何干預地在郝白土村翻滾起來了。

不过，就在这个浪头翻滾的第三天，村里的風云突然又起了猛烈的变化。有人对光一个村办高級社还很不足，而要求把全鄉的七个村联合起來办一个更大的高級社，同时这个提議立刻也从附近几个村子傳了過來；理由是这一个鄉有三个大村子土地多而劳力少，郝白土和另外几个小村子是土地少而劳力有余，联合起來將能更好地發展生產。这就又使人們像颶風一样飛上了更高的一步。

可惜我很快就离开了郝白土，我沒有親眼看到那个高級社正式創辦起來。但是，我不能絲毫怀疑那个高級社的肯定前途。那里的共產黨員和全体農民的气魄真是排山倒海，同时也深謀遠慮而決不驕傲。他們不僅在生產上和日常生活上都作了長期规划，不僅把村里近年來沒有破獲的一个反革命嫌疑案件和一个偷盜案件緊迫地列入了工作日程，甚至还规划到了社会風習的改变。他們是偉大的中國人，他們又有甚么事情不能够親手完成

呢？

我想起在一个平常的夜晚，我和一些社員閒坐聊天的时候，郝洛艾講的一个故事。他說我國古代有一个大力士，肩膀上担着兩座大山，天天追赶那光明的太陽；他走得比天上的風神还快，結果却是怎么也赶不上。他接着說，現在咱們農民肩膀上的任务比兩座山要重得多，咱們在共產党的領導下却比古代的大力士走得还要快过万万倍，咱們一定要赶上那个光明的太陽。

“对呀！”故事講完以后，郝慶山緊接着說，“可咱們不是在赶太陽，是在親手創造太陽——創造社会主义。”

是的，我們中國正在沸騰的生活里創造自己社会主义的太陽。我國五億農民無愧於創造太陽的生力軍之一。

为苏联“真理报”作。1956年1月24日夜於北京。

我們明天的日子

——看苏联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

一座全新的建筑敞开着胸怀。建筑門前的廣場中央，噴泉的水花在陽光下織成了焰火。在通往北京西郊頤和園和西山的公路上，汽車像滾滾的波濤湧向这座建筑；不尽的人羣跳下車子，迎着廣場上的“焰火”，投入建筑的胸怀里。眼前正是秋天。这里沒有頤和園的秋色，也拾不到西山的紅葉；这里充滿着春意，閃耀着自己独特引人的光輝。

这座建筑——苏联展覽館，以自己臨空远照的紅星作为標誌。偉大苏联和所有加盟共和國的國徽拱衛着紅星。紅星下四个朝气蓬勃的苏联男女的彫像，親切地把人羣引到展覽会的進口。橙黃的彩壁和高闊的大門，使我們的眼睛突然一亮。每一个人都好像看見了祖國明天的日子。每一个人都會帶着自己全部生活的回憶，帶着多年的幻想和剛剛离开的建設崗位的要求，赶紧迈进明天的大門，通过中央大廳，走向工業館……唔，甚么是

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这就是，这就是！——人们的胸头激动，制不住地馬上要說出这句话來。

記得去年春天，我曾在鶴崗煤礦的坑洞里，和工人們一道蹲在墨玉似的煤塊上，听他們笑声朗朗地談起过苏联的新式採煤机帶來的幸福。將近三年以前，我还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的工厂里，看到过汽車和鋼条的制作过程。現在，工業館里給我們全面展开了社会主义工業的力量。我們通过展品和圖表，看見了碧藍的里海和巴庫的石油，看見了作为工業脊梁的一百多种鋼材和鋼板；通过精巧美妙的模型，看見了第聶伯尔水力發電站，看見了世上稀有的十万瓩氫冷式汽輪發電机。在大廳兩側的陈列館里，看見工業的力量突進到海洋、高空和北極；从东面和西面的廣場上，看到掘土机和自动傳送帶，看到自动裝卸二十五吨的巨首雄腰的載重汽車。不知道是我們哪一个工厂的工人，圍着工業館內能同时進行四道工序的四軸自动旋床，他們的眼珠簡直鑽進了旋床里每一个細微的縫隙。另外的人們一动不动地看着那最新式的光学曲綫磨床和自动織机，看着另外几十部各有着自己独特的体形和風格的机器。机器不能說話，於是，苏联工人离开他們自己工作的車間，來到这里，站在展品台前轉动着机器，回答人們的一切問題；並且把着手兒，把操作技術教給中國工人。当人們离开这些苏联朋友的时候，都要深情地說一声：“謝謝！”朋友

們也馬上說着剛剛學會的中國話：“謝謝！”並從眼窩的最深處露出笑來……

看到朋友的笑臉和機器的力量，我們興奮地抬起了頭。啊！我們看見了正面的牆根，列寧、斯大林的塑像雄偉地站立着，伸出來的手臂蓋過一切機器，在向我們招呼，也在指示着我們明天的日子……我們知道，這裡的一切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產品；而這所有機器的誕生是為了甚么？請看塑像旁邊的牆頭上的說明吧：“蘇聯社會主義生產發展的目的是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

這是無限莊嚴的話句，這是為了明天的話句。我牢記着這一句話，跟着人羣，在廣闊的展覽會里呼吸着飽滿的生活氣息，欣賞着自己的現實的明天。我不能不和每一個人一樣，在東面大廳的文化生活館里久久地停留。這難道僅僅是展覽會里的文化生活館么？這是一個普通蘇聯人的家庭，有工作室、臥室、飯廳和休息室四個美麗、舒適的房間。也許這就是工業館的展覽台前哪一個擔任解說員的蘇聯工人的住宅？是的，我曾經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拜訪過的工人家庭，就跟這裡的情景一樣。當然，這到底還是一個展覽館，是一個並沒有全部陳設起來的家庭。但是，任何人都可以就近走到那直立着木頭彫花圓柱的手工藝品館里，挑選你喜愛的刺繡台布和印花窗簾，挑選水晶花瓶和閃光的漆盒，以及彩

色的地毯和化妝品；然後，你可以随心設計，把這些房間更漂亮地佈置起來。你並且也可以從就近的陳列館里挑選收音機和電視機，音樂愛好者當然也可以找到你需要的各種樂器。至於裝飾牆頭的畫幅，在對面的美術館里給你安排了二三百件世界第一流的作品。你自然會喜歡“偉大的友誼”，也許你還會喜歡“我們走向生活”當中那一羣朝霞似的姑娘。或者，你是希望把“一年級女生”的彫像擺在床頭？還是想把哪一個歷史的畫面，把哪一個工農業勞動英雄或科學家、藝術家的肖像掛在窗台邊上？這裡有如莫斯科的特別奇雅可夫美術館；這裡每一件可供家庭陳設的作品，誰都知道決不僅僅只是簡單的裝飾，而主要是反映着偉大蘇聯的光榮歷史，反映着蘇聯人民豐富多采的今天和明天……

也許我設想得有些天真。事實上，哪一個家庭怕都遠不能從展覽會的各個館里，去挑選那數不盡看不完的許多物質和文化的寶物。然而，除了上面那些，莫非還會有哪一個家庭能夠忘記走上工業館的二樓，去欣賞和選擇那春夏秋冬的服裝和兒童玩具？莫非更會有哪一個家庭能夠忘記那美術館和文化生活館中間的出版物和職業教育館與高等教育館，能夠不跟那里培養未來人物的課本、儀器和莫斯科大學的模型有着密切的關聯？還有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代表着人類最高智慧的著作，以及羅蒙諾索夫和巴甫洛夫的作品，托爾斯

泰和高尔基的诗篇，这些都是汲取不尽的智慧的源泉，是每一个普通的苏联家庭一时都不可缺少的精神养料；自然也都是丰富我们今天和明天的生活的养料……

“我们苏联人都愿意把我们最好的一切送给伟大的中国人民！”这是斯大林格勒红十月冶金厂一个名叫特洛希尼的压延工人，在一九五一年冬天对我说过的话。现在，在这个展览馆里，的确是应有尽有，有着苏联人民给我们送来的一切最好的东西。

这些珠玉般的东西，使我们的心地更加纯真，使我们向上的要求更加强烈。当我们走进西侧大厅的农业馆，我们每个人都会激动得紧张起来。这是甚么？是不是神话中的麦粒？是不是梦里才能看见的棉花？图片上那乳房累累的母猪不能不叫人大吃一惊，马铃薯更像是放在放大镜下边的情景。而这些产品不仅以它的外貌显赫于人，通过实际的考察和彩色图表的说明，你完全可以感受到苏维埃土地上丰饶的、品质高超的收获。你更可以从馆外广场上那保证丰收的许多农业机器，完全相信苏维埃土地的收获还要永无止境地提高。你看，那满身红色的自动谷物联合收割机是个多大的家伙！每天能收割三百多畝谷物，比人力大到不可计算！而在各种耕作、播种、移苗和杀虫的机器中间，为我们的农民日夜盼望的拖拉机，就有着用途各不相同的八部……

我曾经在河北和山西的偏僻山区生活过许多时间。